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艺术与社会系列
刘东 主编

Literary France:

The Making of a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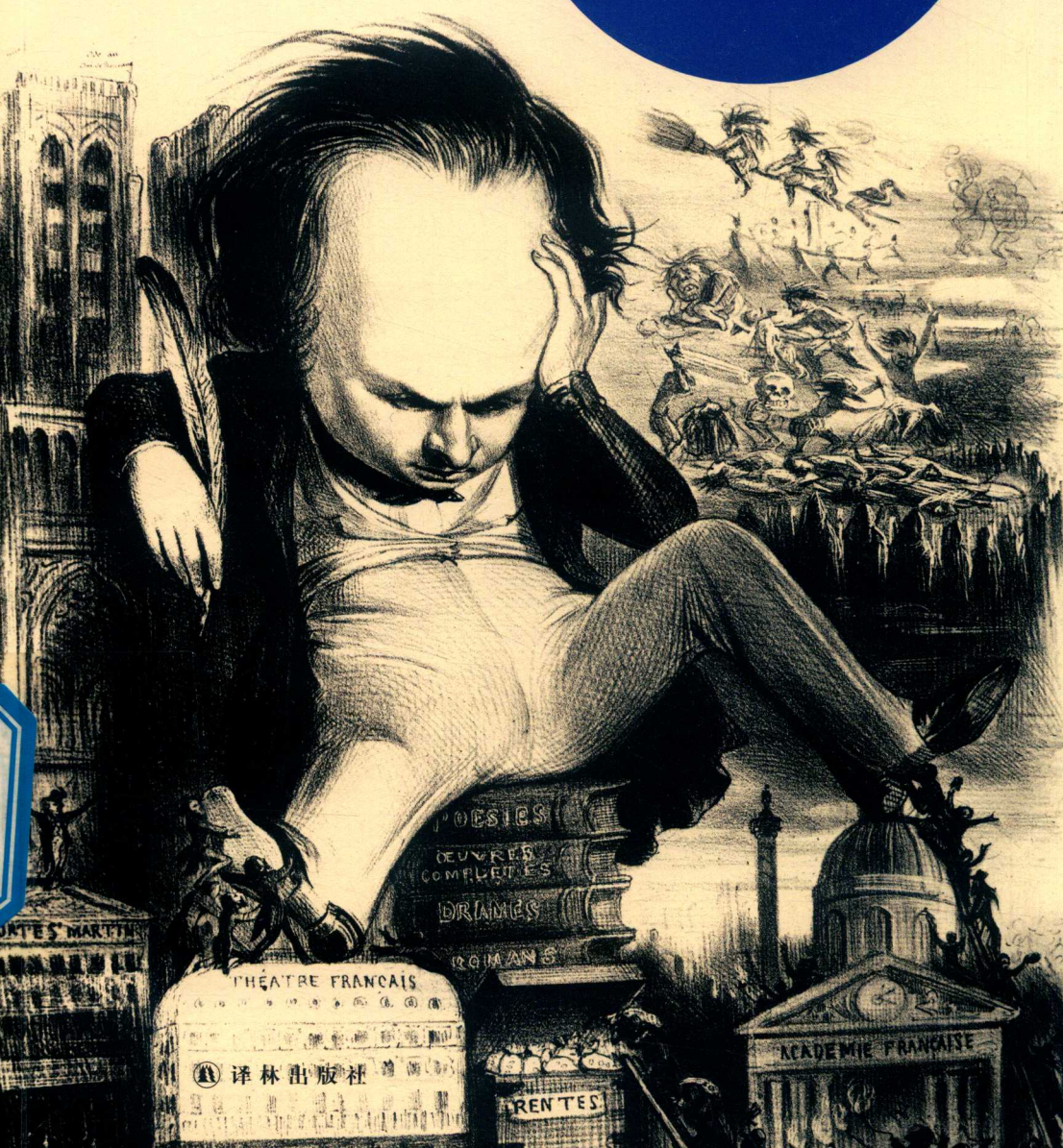
Priscilla Parkhurst Clark

文学法兰西

一种文化的诞生

[美国]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 著

施清婧 译



文学法兰西

一种文化的诞生

[美国]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 著

施清婧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 / (美)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著；施清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

(凤凰文库·艺术与社会系列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Literary France: The Making of a Culture

ISBN 978-7-5447-7471-0

I. ①文… II. ①普… ②施…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法国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1587 号

Literary France: The Making of a Culture by Priscilla Parkhurst Clark

Copyright © 1987 by Priscilla Parkhurst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540 号

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 [美国]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 / 著 施清婧 / 译

丛书统筹 卢文超

责任编辑 张海波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校 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 × 1304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4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471-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主编序

在我看来,就大大失衡的学术现状而言,如想更深一步地理解“美学”,最吃紧的关键词应当是“文化”,而如想更深一步地理解“艺术”,最吃紧的关键词则应是“社会”。不过,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上学期已在清华讲过一遍,而且我的《文化与美学》一书,也快要杀青交稿了。所以,在这篇简短的序文中,就只对后一个问题略作说明。

回顾起来,从率先“援西入中”而成为美学开山的早期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到长期向青年人普及美学常识且不懈地译相关经典的朱光潜先生,到早岁因美学讨论而卓然成家的我的学术业师李泽厚先生,他们为了更深地理解“艺术”问题,都曾把目光盯紧西方“美的哲学”,并为此前后接力地下了很多功夫,所以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不宁唯是,李老师还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视线越出“美的哲学”的樊笼,提出了由于各种学术方法的并进,已无法再对“美学”给出“种加属差”的定义,故而只能姑且对这个学科给出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即包含了下述三个领域——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平心而论,这种学术视野在当时应是最为开阔的。

然则,由于长期闭锁导致的资料匮乏,却使当时无人真能去顾名

思义：既然这种研究方法名曰“艺术社会学”，那么“艺术”对它就只是个形容性的“定语”，所以这种学问的基本知识形态，就不再表现为以往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或艺术历史——那些还可以被归到“艺术学”名下——而毋宁是严格意义上的、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社会学”。

实际上，人们彼时对此也没怎么在意，这大概是因为，在长期“上纲上线”的批判之余，人们当年一提到“社会学”这个词，就习惯性地要冠以“庸俗”二字；也就是说，人们当时会经常使用“庸俗社会学”这个术语，来抵制一度盛行过的、已是臭名昭著的阶级分析方法，它往往被用来针对艺术作品、艺术流派和艺术家，去进行简单粗暴的、归谬式的高下分类。

不过照今天看来，这种基于误解的对于“艺术社会学”的漠视，也使得国内学界同西方的对话，越来越表现为某种偏离性的折射。其具体表现是，在缺乏足够国际互动的前提下，这种不断“自我发明”的“美的哲学”，在国内这种信息不足的贫弱语境中，与其表现为一门舶来的、跟国外同步的“西学”，毋宁更表现为自说自话的、中国特有的“西方学”。而其流风所被，竟使中国本土拥有的美学从业者，其人数大概超过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

就算已然如此，补偏救弊的工作仍未提上日程。我们越来越看到，一方面是“美学”这块领地的畸形繁荣，其滥造程度早已使出版社“谈美色变”；而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社会学”的继续不为人知，哪怕原有的思辨教条越来越失去了对于“艺术”现象的解释力。可悲的是，在当今的知识生产场域中，只要什么东西尚未被列入上峰的“学科代码”，那么，人们就宁可或只好对它视而不见。

也不是说，那些有关“美的本质”的思辨玄谈，已经是全不重要和毫无意义的了。但无论如何，既然有了那么多“艺术哲学”的从业者，

他们总该保有对于“艺术”现象的起码敏感,和对于“艺术”事业的起码责任心吧?他们总不该永远不厌其烦地,仅仅满足于把迟至十八世纪才在西方发明出来的一个词汇,牵强附会地编派到所有的中国祖先头上,甚至认为连古老的《周易》都包含了时髦的“美学”思想吧?

也不是说,学术界仍然对“艺术社会学”一无所知,我们偶尔在坊间,也能看到一两本教科书式的学科概论,或者是高头讲章式的批判理论。不过即使如此,恐怕在人们的认识深处,仍然需要一种根本的观念改变,它的关键还是在于“社会学”这几个字。也就是说,必须幡然醒悟地认识到,这门学科能为我们带来的,已不再是对于“艺术”的思辨游戏,而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实证考察,它不再满足于高蹈于上的、无从证伪的主观猜想,而是要求脚踏实地的、持之有故的客观知识。

实际上,这早已是自己念兹在兹的心病了。只不过长期以来,还有些更加火急火燎的内容,需要全力以赴地推荐给读者,以便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先立其大地竖起基本的框架。所以直到现在,看到自己主持的那两套大书,已经积攒起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在“中国研究”和“社会思想”方面,唤起了作为阅读习惯的新的传统,这才腾出手来搔搔久有的痒处。

围绕着“艺术与社会”的这个轴心,这里收入了西方,特别是英语学界的相关作品,其中又主要是艺术社会学的名作,间或也包含少许艺术人类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史乃至民族音乐学方面的名作,不过即使是后边这些,也不会脱离“社会”这根主轴。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不同于以往那些概论或理论,这些学术著作的基本特点在于,尽管也脱离不了宏观架构或历史脉络,但它们作为经典案例的主要魅力所在,却是一些让我们会心而笑的细节,以及让我们恍如亲临的现场感。

具体说来,它们要么就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角度,去披露某个

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我们自身同“艺术”的特定关系；要么就利用了民族志的书写手法，去讲述某类“艺术”在某种生活习性中的特定作用；要么就采取还原历史语境的方法，去重新建构某一位艺术“天才”的成长历程；要么就对于艺术家的“群体”进行考察，以寻找作为一种合作关系共同规则；要么就去分析“国家”与艺术间的特定关系，并将此视作解释艺术特征的方便门径；要么就去分析艺术家与赞助人或代理人间的特定关系，并由此解析艺术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复杂缠绕；要么就把焦点对准高雅或先锋艺术，却又把这种艺术带入了“人间烟火”之中；要么就把焦点对准日常生活与通俗艺术，却又从中看出了不为人知的严肃意义；要么就去专心研究边缘战斗的阅读或演唱，暗中把艺术当作一种抗议或反叛的运动；要么就去专门研究掌管的机构或认可的机制，从而把赏心悦目的艺术当成了建构社会的要素……

凡此种种，当然已经算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也已经足够让我们兴奋一阵的了。不过我还是要说，跟自己以往的工作习惯一样，译介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还只应是这个程序的第一步。就像在那套“中国研究”丛书之后，又开展了同汉学家的对话一样，就像在那套“社会思想”丛书之后，也开展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思一样，等到这方面的翻译告一段落，我们也照样要进入“艺术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直到创建起中国独有的学术流派来。

正由于这种紧随其后的规划，对于当今限于困顿的美学界而言，这次新的知识引进才会具有革命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美学”的词根乃是“感性学”，而“感性”对于我们的生命体而言，又是须臾不可稍离的本能反应。所以，随便环顾一下我们的周遭，就会发现“美学”所企图把捉的“感性”，实在是簇拥在生存环境的方方面面，而且具有和焕发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只可惜我们尚且缺乏相应的装备，去按部就班地追踪它，去有章有法地描摹它，也去别具匠心地解释它。

当然,再来回顾一下前述的“描述性定义”,读者们自可明鉴,我们在这里提倡的学科拓展,并不是要去覆盖“美的哲学”,而只是希望通过新的努力,来让原有的学识更趋平衡与完整。由此,在一方面,确实应当突出地强调,如果不能紧抓住“社会”这个关键词,那么,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就很难从它所由发出的复杂语境中,去体会其千丝万缕的纵横关系;而在另一方面,恰正因为值此之际,清代大画家石涛的那句名言——“不立一法,不舍一法”,就更应帮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握住平衡,以免日后又要来克服“矫枉过正”。

刘 东

2013年4月24日于清华园立斋

献给尼尔·帕克赫斯特、理查德·帕克赫斯特
和
雅克琳·杜歇娜

书籍仅是浩瀚的知识文化发生和传播中的一种方式。

——厄内斯特·勒南

法国的“作家”不仅仅是写作、出书的人。

——保尔·瓦雷里

相比古典神话，现代神话更加不为人所理解，即使我们已被神话所吞噬。在每一处地方神话都压迫着我们，它们服务一切，解释一切。

——巴尔扎克

序 言

著书多，没有穷尽。

——《传道书》12: 12

和大部分著作相比，一本书若是研究文化对作家们及其著作的影响，那它必定要对一切能列举出的协助、影响和启迪表达感激之情。

在此我要感谢以下机构，它们在我研究和写作中给予我充分时间与极大帮助：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为我慷慨提供了研究和计算机支持、旅行费用和两次学术休假；“乔治·A. 和伊莱扎·加德纳·霍华德”基金会为我提供了研究基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通过纽波利图书馆向我提供了研究基金；美国哲学学会也向我提供了旅行研究资助。同时，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学术院、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以及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各部门人员也花费了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协助我的工作。

在我所任职的大学，黛博拉·艾伦娴熟协调行政事务的能力使我在担任系主任一职后仍有闲暇来修改书稿。爱德华·萨缪尔森完成了书目研究和编纂，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校对工作；夏琳·塔特在学校计算机上重新打印了绝大部分书稿，这使我的修改工作几乎成了享受。

在我写作过程中有许多朋友、同事、学生和读者耐心倾听我的问题，

- xiii 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或是提供有用信息，这其中我想要特别感谢：雅凯特·勒布尔带我进入了巴黎各个文学圈，帮助我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法国文学生活。当我有问题的时候，简·戈德斯坦总是法国百事通。但是在所有人中，我最感激的是罗伯特·A. 弗格森，他掌握了精妙的平衡艺术，即便他在批评你时也永远能鼓起你的信心。无论是事业还是作者都需要这两者。
- xiv

1986年5月

平装版序：再读《文学法兰西》

结局往往催生自我定义。高更在其最伟大的塔希提作品中捕捉到了世纪末的忧虑与兴奋：“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何处去？”（1898）这些问题在1990年显得颇有预言性。欧洲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了许多大事，后世历史学家甚至可以宣布20世纪终结于1989年。自18世纪末以来，还没有哪个时间点能汇集如此多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旧秩序的终结，以及，自然地，一个世纪的终结。同样自1790年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能让人如此期待。一如当年有法国大革命，今天则有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两德统一，大范围经济混乱，欧洲人大规模移民，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整合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现有设想与安排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又如1790年一样，今天，在重估一切的背后，实际是对民族主义的地位、思想的力量以及个人在决定自身未来时所扮演角色等的疑问。

今天我们还看到：继续革命的戏剧场景放大了——一个世纪即将结束而另一个即将开始的瞬间。期待所产生的焦虑，和因未知而感到的恐惧与成就感相互交融。1790年的断裂带来了不确定感。正如半个多世纪之后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毁灭性的撕裂、错位往往压过了新自由所带来的兴奋。法兰西第

xv

三共和国曾在相对平静的1889年庆祝了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即便如此，庆祝的方式里也仍带着些许绝望。毕竟，19世纪末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特殊词汇：“世纪末”（fin de siècle）。尽管它主要指向法国，但1890年和之前的1790年，以及现在的1990年一样，都交杂着对改变的清醒认知和对新生的无比渴望。

正如高更的绘画所体现的，世纪末涌现出的问题往往寻求在艺术而非政治中进行表达。改变的政治必须依赖深层的文化认可。《文学法兰西》的目的就在于此。法国作家们创造了一种在关注政治和民族进程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两者的法兰西的特殊概念。而且，法国国民性与法语之间的重要关联性使得文学成为某些国民意识的特有来源。这种结合就是我所说的“法兰西文学文化”。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同时更是对文化的一种社会学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体制、个人和传统的互动催生了法兰西文学，它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作为“法国人”的要义所在。

探讨“法兰西文学文化”这样的概念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其中多种多样的界限。如果说“法兰西文学文化”概念暗示法国社会中某种亚文化的前景趋向暗淡，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同样鼓励我们在民族主义备受争议之时，在人们被沙文主义和因某些事件而产生的情绪主义所扭曲之时，去重新思考民族身份这一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旨在确定文化身份的延续性。

这种意识在一个面临剧变和断裂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主义思想仍然暧昧不清的当下，本书将为读者展示文化实践如何支撑民族身份。如今政治经济事务已经日益由超国家层次决定，如果有人说在这样的时代里，民族主义已经失掉了力量，那么本书将向读者指出亚文化的能量：它的文化实践手段和文化产品如何在民族叙事中塑造认知。

对面临纷乱变化的欧洲来说，1992年显得格外重大。一部分法国公民认为新的红色欧洲经济共同体护照将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弃用原先海军蓝色的法国护照则更意味着失落。但这两类人仍会继续珍视在文化、商业、政治交流中对自

身民族身份的表达。然而在这一重大进程中，经济甚至社会的整合是否会降低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产品的需求，目前还不得而知。又或是，如果某个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不再突出民族特征，那其他元素是否会反而显得更受瞩目？在某些情况下，商品的生存能力与其民族特色休戚相关：传统越是悠久，与社会经济体制的联系越是紧密，文化产品就越有可能保留下来，甚至加强其特殊的身份。

而法国文学将必定会成为这样一种文化产品。《文学法兰西》一书的内容也将证明，民族差异仍然十分重要。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

纽约，1990年11月 xvii

致 谢

感谢乔治·杜梅齐尔先生，他是法兰西公学院教授、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以及克劳德·伽利玛先生，允许我复制使用院士授剑仪式邀请函。

感谢 Ascom 基金会允许我复制使用刊登在 1983 年 7 月《世界报》上的“你是巴尔扎克吗？”广告。

感谢法国新闻社允许我复制使用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让-保罗·萨特的照片。

感谢罗歇·维奥莱允许我复制使用由菲力克斯·瓦罗顿绘制的 1898 年 1 月 23 日《巴黎时尚》杂志封面。

感谢 TBWA 广告公司允许我复制使用尊尼获加“……与黑”广告。

感谢 Eminence S. A. 公司允许我复制使用“文学奖获奖者们，跟上潮流”广告。

感谢法国大使馆新闻与信息分部允许我复制使用先贤祠、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照片。

感谢维克多·雨果博物馆、巴黎城市博物馆照片档案室允许我复制使用以下图片：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候选人漫画、雨果抵达巴黎北站版画，以及雨果送葬队伍照片。

感谢国家图书馆允许我复制使用伏尔泰半身像在法兰西喜剧院加冕的图片。

感谢贝特曼图库允许我复制使用保罗·塞尚的画作《保罗·阿莱克西向爱弥尔·左拉念手稿》。

感谢玛格南图片社允许我复制使用居伊·勒·盖勒克所拍摄的在蒙巴纳斯公墓举行的萨特葬礼照片。